

宋云奇◎著

公务员  
读时政

# 锻炼

看机关第一风流才子如何挂职锻炼

具体入微的乡镇政治智慧 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政治生态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锻炼

宋云奇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锻炼/宋云奇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559-0188-4

I.①锻… II.①宋…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4790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mailto: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32 0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9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 引 子 走近神祇 ..... 1  
我仿佛自己也进入了作品,和小说中的人物瓜藤豆蔓般缠绕在了一起,分不清我到底是作者还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既然如此,我索性就把自己当作小说中的人物吧!如此,我就可以同时在两个“世界”里活着,我的生命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 第 一 章 奔跑的梦魇 ..... 3  
李昌国说,现在官场里的人都是三分力气干工作,七分的力气拉关系,你老兄却倒过来用十分的力气干活儿,根本不为自己的进步搭桥铺路儿,你得不到提拔就不足为怪了。
- 第 二 章 偶然的幻想 ..... 14  
我有点儿被激怒了,不禁再次想起刚来镇里看住处时,关云山对我的无声奚落;想起接风宴上马仕龙和黄明亮对我的明显不敬:他们这是不欢迎我啊!
- 第 三 章 退为进之谋 ..... 25  
姚书记仍然不动声色地问,你们这回报的副处级下派干部,里面有他没有呀?

第四章 活着的意义 ..... 34

下午分组讨论领导讲话精神,与会乡镇长的发言仍然很热烈,但就是意义、精神说得多,实际规划说得少,说来说去归结成了一句话:还是等晚上总结时,看县里下达指标再说吧!

第五章 悖论真善美 ..... 50

萧剑平在一旁听得愣了神儿,觉得马仕龙真像在指挥一场战役啊!心里边不由自主的,对马仕龙另眼相看了。

第六章 辩证人狗狼 ..... 60

我不由想起了柳絮给我说的“当官经”。觉得我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如何准备应付计生检查的事儿,而是如何忙里偷闲,想办法把关云山、黄明亮、马仕龙这几个人“收拢”了。

第七章 两个人的同一场幻梦 ..... 72

柳絮禁不住吟吟笑着说,恭喜你答对了。请听下一题: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差异是什么?请用一样事物作比喻,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第八章 女人与政治之关系 ..... 84

原来的下派干部任职锻炼,只要期满就能回来提拔。但是现在要考察在下面工作的政绩了。所以你回镇之后,要在这方面多动动脑子,尽早做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来,这样明年挂职期满考察才不被动。

第九章 梦想与现实 ..... 94

李昌国笑了,我的位子让给你,你肯定比我干得好。但有些事情你却不一定能适应。

第十章 炼狱与祭坛 ..... 107

葛老板怒气冲冲的,只忿忿说了一句话,萧镇长,在下可算领教你们的宽松环境了。

第十一章 尘世与炼狱 ..... 120

现在真是上天有眼啊,给了我一个一箭双雕、一次就能摆平两个人的机会!现在不管为公或为私,我萧剑平都必须立即出面了。

- 第十二章 关于神话的再创造 ..... 128
- 我猛然想起苗书记在会上提出的“旅游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忍不住大叫一声：  
真是天不灭萧，神助我也！
- 第十三章 脑袋与屁股 ..... 140
- 萧剑平万万没有想到，侯清元会带着“尚方宝剑”驾临清溪镇，也没有想到侯清元会突然和何玉芳沆瀣一气，对自己开发盘古名胜旅游区的设想嗤之以鼻。
- 第十四章 现实与谎言 ..... 149
- 谁能说胡光明当初的抉择是一种傻帽的行为？谁能不由衷佩服胡光明为了事业不惜牺牲婚姻的“壮举”？起码，我是佩服和理解胡光明当初的抉择的。
- 第十五章 天使与魔鬼 ..... 159
- 萧剑平此时此刻才弄明白，在中国现在的官员序列中，乡镇干部才是最辛劳最繁忙的一级了。原来在机关工作不觉得，如今下到镇里当领导，既要对上执行政策，还得对下想好对策，只按上面说的做行不通，光听下边群众的话也不行，上边和下边都不能得罪，上边和下边还都得应付，这里面就有个上融下通上蒙下哄移花接木左右逢源的学问了。
- 第十六章 宿命与魔咒 ..... 176
- 我疑疑惑惑地刚开了门，竟远远看见曾局长的房门此时也开了，一个窈窕的身影闪出来，转眼之间不见了。
- 第十七章 面壁与破壁 ..... 192
- 最后还是关云山说，依我看，不如以小萧的名义，咱们请村干部们一场酒试试看。要是能把他们感动了，这事十有八九就成了。不过小萧，到时候你可得拿出真酒量，可得都把他们灌晕了。
- 第十八章 关于轮回与重生 ..... 201
- 苏亚玲讽刺我说，喊，现在提拔干部谁还看你的本事呐？要首先看你顺不顺眼听不听话，看你会不会急领导之所需，投领导之所好。
- 第十九章 难得不糊涂 ..... 209

曾局长一下子不高兴了,你挂职不是还有半年吗?你现在需要的是端正心态,好好工作,别胡乱结帮拉派传播谣言,至于你挂职期满回来安排的事儿,还是到时候再说吧!

## 第二十章 绝世刺杀…………… 218

我情不自禁地走至床前,想亲吻薛玲玲的额头、脸颊、眼睛、脖颈,想亲吻她桃面之上恣意滂沱的泪流,想轻轻抚慰薛玲玲业已破碎的娇嫩的心,还想……但是,薛玲玲却把我的手淡淡地推开了,一切都晚了,咱们的情份到此为止吧!

## 第二十一章 死亡的雕刻…………… 229

马仕龙看了一眼萧剑平说,人命关天,灾情紧急,上山救人是刻不容缓。但对你来说,侯清元和苗书记又得罪不起。

## 第二十二章 忏悔与救赎…………… 246

可是我们再见面时,互相看到的对方已经不是“咱们炽热相爱时的青春勃发的影子”,而是疲惫不堪,匆忙慌乱,物是人非,形同路人,甚至连说句问候话的机会都没有,就瞬间变成了永诀啊!

## 第二十三章 绝望与疯狂…………… 256

萧剑平听赵逸兵这么说,禁不住嘿嘿冷笑了:原来你赵逸兵已经跟曾某人串通好了啊!可到现在还装着一脸无辜的样子蒙我哪!

## 第二十四章 罪孽深重难救赎…………… 268

我现在觉得有些事情想透了,实际上还是顺其自然好。你想得到什么,就必然要失去什么,得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还不如不想那么多,只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说不定还能事半功倍……

## 第二十五章 把酒人生欲何往…………… 277

混混沌沌间,萧剑平又想起了这两年在清溪镇的历历往事来:自己下来挂职这两年,都在镇里干了些什么事情啊?

## 非 尾 声 不可言说的言说…………… 287

你们永远都只能是我的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了。你们因我而生,因我而活,并将和我一起走向佛陀的涅槃,走向悠远的永恒!

## 引子 走近神祇

此时此刻，我把自已关在烟雾缭绕的书斋里，正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试图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寓言”。我不知道已经在电脑面前坐了多久，抑或是五年、十年甚至是一个世纪吧！无奈却连一段像样的文字都写不出来。

我不由气急败坏，懊恼无比，真想关掉电脑不写了。想了一会儿，还是先关掉台灯和电脑显示器，让自己进入梦幻状态休息片刻。岂料无边无际的黑暗，顷刻间将我吞噬，让我坠入深不见底万劫不复的地狱底层。我在这黏稠浑厚、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挣扎着。

书斋里撕扯不开呛人欲呕的烟雾，幻化成一片绵厚幽邃、虚无缥缈的星云，我变成了其中的一颗极其微小的粒子，只能身不由己地跟随着星雾的整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四处飘游。唯有电脑的指示灯在遥远的某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萤火虫一般忽明忽暗闪烁闪烁，如同太阳系里的太阳时刻吸引着它周围的星球一样，扯拽着我不至于彻底失去自我，被扯进幽邃无尽的宇宙黑洞中去。

我在无垠的宇宙间四处飘荡，青鸟一般悠悠忽忽来到一个叫作天堂的地方。天堂里住的都是我在典籍上见到过的人名。我很幸运地见到了盘古，见到了宙斯，见到了释迦牟尼，见到了耶稣，见到了穆罕默德。我向他们致意，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他们的创造充分证明，只有他们才是制造寓言的大师。这些寓言大师喻示我：世界上的事情只有不敢想，没有不可能。按照你的初始设想去做吧！

我拜别了盘古，拜别了宙斯，拜别了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耶稣，又飘飘摇摇飞回到我的书斋里。心情平静下来了，有了一点创作的感觉。我急忙为我的作品设计了一系列的人物，又为这些人物设定了相互间的关系以及故事发展的大致趋向。



我将我的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为公元 20 世纪末的一个春天。然后在梦一般的境界中,开始了向这些特定故事情节中的子虚乌有的人物零距离趋近……

我仿佛自己也进入了作品,和小说中的人物瓜藤豆蔓般地缠绕在了一起,分不清我到底是作者还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既然如此,我索性就把自己当作小说中的人物吧!如此,我就可以同时在两个“世界”里活着,我的生命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 第一章 奔跑的梦魇

### 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此时此刻,我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萧剑平,正坐在一辆由清水市发往清河县的大巴车上。大巴车里放着暖气,萧剑平坐在车里其乐融融其暖融融。但他隔窗望着外面的原野,心里仍然感受到一股冷冷的寒意。

这是一个在中国豫西南地区叫作“倒春寒”的季节。三月快尽了,茫茫原野上的离离百草和河道边上的瘦杨弱柳,都才刚刚泛出一点点的绿意。萧剑平此时的心境,就如外面的风景一般乍暖还寒。一阵百无聊赖的酥软困乏漫上身来,他不禁靠在车座上打起盹儿来。大巴车像秋千一样摇摇荡荡,萧剑平的神思也似云朵一般晃晃悠悠。恍惚间,他又回到了几天前令人始料不及的那一幕。

那天萧剑平刚上班。曾局长就在电话里对他说,小萧,你来一下我办公室。萧剑平听罢心里一皱:又有啥任务摊我头上了?他可是有段时间不找我写材料了啊!萧剑平上楼敲门进去,不想曾局长却没有给他派任务,只是笑容可掬地让他坐到沙发上,还客气地为他递烟倒水。曾局长的举止令萧剑平很惊讶: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曾局长用很关心很客气的语气对萧剑平说道,小萧,你来咱们局——有七八年了吧?

就是——萧剑平低头嗫嚅道,可有七八年了。

这些年你工作干得不错。曾局长梳了梳稀疏的头发,就是——唉,我对你关心不够哇!

不不,您其实对我挺关心的。萧剑平嘴上忙说,心里却一股怒火蹿上来,哼,总算承认这些年对我关心不够,总算承认对我的缓、打、压了吧!

曾局长调来之前,是某县县委书记,来广播局后,由于不懂专业,还不懂装懂,空话连篇,八股味儿十足,开会讲话经常闹笑话儿,常被一些专业人员说三道四。可能曾局长听说萧剑平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得过几个电视剧本编剧奖,他的讲话稿就由起初的赵逸兵等笔杆儿捉笔,改为让萧剑平操刀了。也许萧剑平写出的东西,就是比赵逸兵他们文辞华美一些,于是,曾局很快就在局里局外落了个“才子局长”的雅号。

这个雅号自然令曾局长十二万分的满意。作为回报,曾局长很快将萧剑平由副科提成正科,还几次私下对萧剑平开玩笑,小萧,你真是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可得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做好铺路工作啊!这样的暗示,再笨的人也能心领神会。萧剑平自然在日后的工作中愈加用心。果然一年之后,就传出小道消息,说局里已经将萧剑平作为副处级后备干部,报到了市委组织部。萧剑平也立时成了局里的红人儿。机关上下人人都说,如果不出意外,小萧三两年内就是副处级干部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叫他萧剑平说了那句不能说的混账话呢?

萧剑平说出那句混账话,是在一次全市广电系统干部大会上。当时曾局长正在主席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话。不用说这个讲话稿还是萧剑平写的。台下的几百号人,似乎都为曾局长的讲话陶醉了,纷纷掏出笔和本子,边听边认真地记录着。

当时,萧剑平就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上,但却没有像别人那样边听边记录。坐在旁边的薛玲玲小声提醒他,萧科长,你咋不记点什么呢?

萧剑平很不以为然地说,你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吗?

坐在萧剑平另一边的赵逸兵也轻声说,就算你不想记,也得摊开本子,好歹做个样子啊!萧剑平“哧”的一声笑道,我写的稿子,全文都能背得下来,我记个啥啊!

萧剑平说这话的时候觉得很正常,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啊!但是没想到会议之后,萧剑平忽然感觉到曾局长对他冷淡了。这种冷淡看不见摸不着。表面上曾局长遇见了萧剑平,仍像过去一样寒暄说笑,再有材料还是找他捉刀代笔,但他却能够明显感觉到。这种疏远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萧剑平的副处级干部的事情没

有了下文。甚至连赵逸兵都由副科提成了正科，薛玲玲也由干事提成了副科，他萧剑平仍然在正科的位置上纹丝不动。

那次大学同学十年聚会，萧剑平向大家倾诉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境遇，同学们大多愤愤不平。但也有李昌国、刘运平、胡光明等几位已经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同学，却说萧剑平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已经是省商贸厅计划处处长的李昌国对萧剑平说，你脑子是不是写文章写锈了，咋不想办法运作一下呢？

萧剑平好一阵迟疑道，叫我咋运作咋活动啊？

李昌国说，你没听说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做官三十二字箴言吗？

萧剑平不解，问，什么三十二字箴言呢？

刘运平接过话头：连这你都不知道，难怪得不到重用了。这三十二字箴言就是：既跑又送，提拔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只送不跑，提拔不了；不跑不送，降格使用。你既不跑，又不送，就想提拔重用了？你们领导不把你降职使用就不错了。

李昌国说，现在官场里的人都是三分力气干工作，七分力气拉关系，你老兄却倒过来用十分的力气干活儿，根本不为自己的进步搭桥铺路，你得不到提拔就不足为怪了。

坐在李昌国旁边、时任清水市一中副校长的胡光明，还笑着批评萧剑平：说了半天，你还是跟不上时代嘛！光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这是啥时候的观念呢？

萧剑平听后默然无声，好一阵子喘不过气儿，心说，老子凭本事吃饭的，从来不屑于请客送礼那一套儿。再说以我这样的性格，就是想跑想送，也放不下架子，抹不开面子啊！

令萧剑平万万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一直对他冷如冰霜淡若路人的曾局长，却突然又对他热情起来，让他如堕五里雾中，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了。

曾局长那天柔声舒语地对萧剑平说，小萧，无论从资历、业绩和能力上讲，你都早应该安排了。只是那几年市里不让动处级，所以一直没给你解决。今年总算解冻了，却又有了新政策，要准备提拔的处级后备干部先下去任职锻炼两年，然后再回来安排。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把你报上去了。你看这事儿可以吗？

我……你……萧剑平竟一时语塞了。萧剑平无论如何想不到曾局长对他说的竟是这个事儿。这个突兀而至的好消息使他一阵晕眩，仿佛突然发生了七级地震。曾局长的办公室在强烈的地震中旋转摇荡起来，让萧剑平眩晕得差点没有倒下去。

## 二、意韵悠长饯行酒

萧剑平激动得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曾局长办公室的，直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才清醒过来。他想马上就薛玲玲交接工作，但是薛玲玲到电视台看节目去了。萧剑平就想，先给赵逸兵几个哥们儿通报一声吧，让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悦。可是还没等他电话打出去，赵逸兵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弟兄几个要摆酒设宴，为他萧剑平庆贺饯行。

萧剑平很是惊讶，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赵逸兵呵呵笑道，我知道得比你早呢！

萧剑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逸兵笑说，局里人事方面的事情我啥不知道啊？

萧剑平无话可说了，这时候才记起赵逸兵是办公室主任哪！办公室的职责不仅仅是处理局里的日常事务和给领导写材料，局里以及下面各分管单位的人事提拔、任免等一应文件，也是由他们经手上报的啊！他有啥不知道的啊！

赵逸兵他们的饯行酒宴在清水大酒店举行。六个人要了八菜两汤。六个人中，除了萧剑平和赵逸兵，还有局里和下属单位的几个平日处得不错的小兄弟。不用说，萧剑平上席，赵逸兵主陪，另几位小兄弟依次而坐。

一番祝贺、感谢的寒暄，酒席进入正常程序。酒过三巡，轮番敬酒。那几个小兄弟都是掂笔杆儿的，平日对萧剑平敬重有加，于是敬酒时就显出了力度。几圈酒敬下来，就先空了一个酒瓶子。萧剑平本来酒量不大，也就三两的底子，此时已经有点晕乎，就不想多喝了。

但赵逸兵不同意，要跟萧剑平猜枚，说，你老兄酒量不大但是枚好。你马上就要下去了，今晚咱们可得放开酒量切磋一下。到底来不来，你看着办吧！

萧剑平被逼无奈，只好施展自己的“形意枚”，撑着劲儿和赵逸兵猜起来。谁想两盘下来，一瓶酒又下去了一半。赵逸兵可能也有点喝醉了，摇晃着脑袋对萧剑平说，老兄你晦霉三年，今天是风雨过后见晴天。小弟们都为你高兴，来，咱哥儿几个再碰一杯。

萧剑平见赵逸兵也不敢多喝了，就压下他的酒杯道，也不能说晦霉三年，不是说那几年，市里不叫动干部吗？

赵逸兵举起胳膊胡乱挥舞道，谁给你说的？狗屁！这几年光市委机关这边，就提拔了不下十个副处级！唉，老兄你也是太老实，要是换成我，看他们谁敢这样压我、耽误我？

萧剑平迟疑道，要是——谁想压我、耽误我，我还能有今天的下派呀？

赵逸兵听后一声怪笑，说，老兄你还真是愚啊！你这回下派，说不定背后有啥不为人知的原因呢！再说下派任职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也许……

萧剑平一时无语，心里却有些沉甸甸的，只感到有股飕飕的冷风从脑后吹来。他此时脑袋发蒙，但还一直清醒着，就装作听不明白赵逸兵的隐喻道，这次叫我下派任职，你说还有啥隐秘的原因呢？

赵逸兵摇摇头说，我也说不清，但我肯定有。也可能是……叫你下去就回不来了呢！

赵逸兵的话，萧剑平听得心里一惊一乍的。但他不好顺着赵逸兵的话茬往上说，只好胡乱应付支吾道，我没有想得那么远。我觉得就我这样的性格，能有今天也就不错啦！

赵逸兵见萧剑平如此应对，也不往下讲了，就拐了个弯儿道，好，咱不说这事儿了。不管咋说，我还是很佩服老哥的。老哥你是凭真本事吃饭的，不像局里的某些人，是凭别的东西混饭的。咱单位官民几十号，我就敬佩你一个，其他的都算他娘的屌毛灰……

萧剑平见赵逸兵真喝多了，忙道，咱们谁都不喝了，就好好说会儿话吧？

谁知那几个小老弟不同意，说，你都跟赵哥来枚了，也得跟我们来几枚。

萧剑平无法推辞，只有强打精神继续应战，一人跟他们来了一盘，直到四瓶“清水醇”全部喝完。赵逸兵还要拿酒。萧剑平说啥都不让再拿了。

走出酒店，已近午夜时分。马路上虽然街灯明亮，如同白昼，却早已人罕车稀了。一阵冷风飕飕吹来，萧剑平猛然感到一阵喝酒过量的眩晕和寒战。

赵逸兵和那几个小弟兄都喝醉了，一个个腾云驾雾一般东摇西晃。他们旁若无人地站在大街上，一一郑重其事地和萧剑平紧紧地拥抱，随后都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毛泽东和岳飞等历史名人的豪迈诗句：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萧剑平似乎受到了他们的感染,也不由自主地高扬起两臂,仰天长啸起荆轲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

### 三、摇曳的婚床

酒后醒来,第二天上班,萧剑平当即给薛玲玲讲了去下面任职锻炼的事儿。没想到薛玲玲听完后,只抬头看了萧剑平一眼,就低下头闷声不语了,弄得萧剑平好生纳闷儿。

好一阵子薛玲玲才从沉默中抬起头来,那妩媚红润的苹果脸居然洒满了月白,明亮好看的风眸竟然红红的,闪动着晶亮的泪光。萧剑平不由心里一颤,觉得也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来。想想两人几年来的和睦相处,竟也有些恋恋不舍,别有一番留恋在心头。萧剑平像平常一样和薛玲玲开玩笑说,咱又不是生离死别,从此以后再不见面了,值得这样伤感哪?

薛玲玲却不回话,两眼一直红红的,像和谁赌气一样嘟着嘴,一声不吭地整理着卷宗档案。萧剑平看她这个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两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交接着材料。

终于交接完毕。薛玲玲突然对萧剑平说,今天中午,我想请萧兄吃饭,不知道可否?

萧剑平愣了一下:以前两人一起吃饭,大都是我请她,这可是她第一回主动请我呢!于是赶忙笑道,美女请我吃饭,乃我萧某莫大荣幸。正求之不得呢,还能敢说不去?

薛玲玲脸上这才露出些许笑意,立即给不远的“小天鹅”酒店打了电话,订了个雅间。十一点半的时候,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一前一后走出机关。

来到“小天鹅”,薛玲玲点了四菜一汤。萧剑平说,咱俩喝点啤酒算了。

薛玲玲不同意,偏要拿白酒,还说,这瓶酒咱俩不敬不倒,不让不替,不完不散。

萧剑平心里又是一颤:薛玲玲过去极少喝白酒啊!她今天这是怎么啦?

这个饭局的气氛,与昨天晚上赵逸兵的酒局截然不同。没有吵闹,没有嬉戏,两人都不多动筷子,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扯几句,然后就是四目相对默默地碰杯喝酒。

萧兄,自我分到局里,咱俩相处有四年了吧?

差不多吧,有四年了。

真感谢萧兄四年来对我的无私帮助。

嘿,你说啥呢?啥无私帮助?说到和谐相处,那是两好搁一好,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哪!

呵呵,那——咱就不说客气话了,只管碰杯喝酒吧!

于是两人就碰。萧剑平本来想让薛玲玲少喝一点,或者想替薛玲玲喝一点都不行。萧剑平和薛玲玲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碰着杯。不知不觉,一瓶酒就喝光了。

薛玲玲说,好了,咱们任务完成了,现在走人回家。说完摇摇晃晃站起身,却又抱着脑袋坐回椅子上。萧剑平见状赶忙上去扶她,看你喝多了吧?

薛玲玲摆着手说,没有事儿,我心里清楚着呢!

萧剑平说,没事儿就好。我正巧顺路,送你回去吧!

“小天鹅”本来离薛玲玲的家不远。萧剑平和她不一会儿就到了。薛玲玲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就一下子歪倒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萧剑平也顾不得自己了,连忙先给薛玲玲倒水、擦脸。

薛玲玲对萧剑平说,茶几上……有茶有烟,要吸要喝你自己……来吧!

萧剑平就泡了两杯茶水,一杯给薛玲玲,一杯自己慢慢啜饮,顺势把薛玲玲的新家打量了一番。薛玲玲原来租房子住,去年结婚才买了这座新房。这是一套简约的两居室,房间不大,但装修收拾得典雅美观温馨大方,处处显示着女主人的灵秀与精细。当然以萧剑平的眼光看,房间里太女性化了,还存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缺失——对,就是缺少一种应有的男性气息吧!于是就很随意地问薛玲玲,姚涛是不是又跟领导出差了?

薛玲玲的丈夫叫姚涛,是市政府小车班的司机,经常跟着领导南来北往地出差。

薛玲玲醉意朦胧地摆摆手说,昨晚半夜……才回来,今儿早上就又……去省城了。算了,咱不提他了。这个家有他没他……都一个样儿!

萧剑平不由心里一动:原想就我跟苏亚玲生活不和谐呢,难道薛玲玲他们也是这样?

一时找不到可说的话题,萧剑平看看表说,我该走了。你去床上睡会儿吧!

谁知薛玲玲却摇晃着站起身道,这会儿还早呢,你……再坐会儿吧!

萧剑平说,你下午不上班了?

薛玲玲突然笑了,说,你把我……灌醉了,叫我怎么上班啊?

萧剑平一听忙说,咋会是我把你灌醉了?明明是你自己……



但是，萧剑平说了半句就不说了，因为他被薛玲玲的笑态和语气惊住了。

萧剑平从来没有见薛玲玲这么笑过。这是一种坏笑怪笑媚笑浪笑不怀好意的笑充满阴谋诡计的笑！他也没有听过她说话用这样的语气。这种语气充溢着轻佻挑逗和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欲望的暗示。薛玲玲那好看的瓜子脸两颊潮红，变出一种让人难以抵御的柔情；那两只会说话的丹凤眼挤眉弄眸，似乎急切要对萧剑平述说无以言表的万千情话。

薛玲玲此时的表情、笑态与语气，让萧剑平猛然想起了电影《画皮》里面的女妖和《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以及蒲松龄小说里的狐狸精。萧剑平觉得此时的薛玲玲就是女妖，就是令人既爱又怕的潘金莲和狐狸精。他的心里不禁一阵情潮汹涌波澜起伏。

见萧剑平怔在那里不走了，薛玲玲竟摇摇晃晃站起身，给他续了满满一杯水，忽然说道，这天……咋这么热呢？说着，就顺势脱掉了米黄色的外套，露出里面桃红色的绣花毛衫。红毛衫里面的身体跳跃起伏凹凸有致，透射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然后，她走到长沙发里坐下来，朝萧剑平招手道，你也来这儿……坐吧！你要下去了，咱俩……好好说说话吧！

薛玲玲说罢，眉目生情粲然一笑，那笑着的眸子里好像伸出来一只长长的手，轻轻一扯，就将萧剑平腾云驾雾一般扯了去。萧剑平被扯到了薛玲玲身边，却不敢看薛玲玲的脸和眼。薛玲玲的脸被酒精烧红了，如桃花盛开，似夏日骄阳，热辣辣的让人不敢直视。

萧剑平觉得薛玲玲的眼睛明亮如炬，眼睛里面有层蒙蒙的水雾浮动，显得暗流涌动深不见底，叫人眩晕无措心里发怵。萧剑平明白那涌动的暗流是什么，不由暗暗躁动起来，却又莫名地隐隐害怕着。

薛玲玲朝萧剑平媚笑道，老兄是怕我……把你吃了吗？你坐那么远干啥呢？说着，就将身子移过来，跟萧剑平紧靠在了一起。一只玉手伸出来，柔柔地抓住了萧剑平的手。

一股电流漫上来，萧剑平的那只臂膀麻木了。

萧剑平被薛玲玲彻底点燃了。熊熊的火焰将他烧晕烧蒙了。他也猛地抱住了薛玲玲，和她疯了似的吻起来……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萧剑平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胆子，一用劲儿双手抱起薛玲玲，几步就将她抱到她那散发着玫瑰香味儿的新婚之床上。萧剑平一边疯狂地和薛玲玲吮吻着，一边把手插进她的毛衫里。

薛玲玲只是微微颤了一下，手也在萧剑平的背部游动起来。萧剑平被鼓励着，